

◎张教立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崎岖的山路

QI

QU

DE

SHAN

LU

崎岖的山路

QI QU DE SHAN LU © 张教立 / 著

版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崎岖的山路/张教立著. - 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2. 10
ISBN 7-5033-1569-5

I. 崎… II. 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41591 号

书 名: 崎岖的山路

作 者: 张教立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装帧设计: 黄学军 郭业斌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7.375

印 数: 1-3050

版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569-5/1·1259

定 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。)



张教立 河南省尉氏县人，
1948年12月出生。1968年2月
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历任战
士、班长、参谋、科长、秘书、
副局长。现为总后勤部司令部
编研室主任，大校军衔。1993
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已在军
内外刊物上发表小说、散文多
篇。

崎
岖
的
山
路

内容提要

这是作者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小说、散文合集。大多取材于部队的现实生活，少数几篇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。所收作品篇幅短小精悍，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流畅、自然，具有一定的可读性。

◎责任编辑

张 鹰

◎责任校对

吴 汇

◎装帧设计

黄学军

郭业斌



解

放

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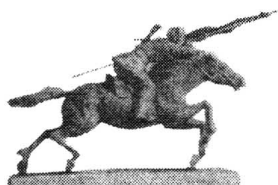
文

艺

出

崎岖的山路

张教立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序

这个以短篇小说为主的集子,是我近几年的习作。

对文学的爱好,以及身边不断发生的有趣的人和事,是促使我在繁忙工作的余暇拿起笔来练习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因。每个人对观察到的人和事,都会做出判断,得出结论。多数人是把自己的结论通过嘴说出来,我不过是把结论通过手写出来罢了,当然,写到纸上的东西要经过加工,要付出劳动。

我深深地眷恋着豫东平原这块土地,也时时惦念着那里的父兄,我用笨拙的笔描写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家乡人,只是想竭力说明,任何一个地域内的人,都有好、中、差,而且自尊自重、自强不息的人总是大多数。

入伍后,我长期在后勤领导机关的综合协调部门做后方仓库管理工作,对仓库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每一次下到仓库,我都会心绪难平、激动不已,我总觉得,仓库的空气能够净化人的灵魂,仓库的环境能够陶冶人的情操。我特别敬佩那些在深山老林里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官兵,本来想多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工作、生活情况,但是水平所限,力不从心。

感谢著名军旅作家周大新给我的指导和帮助,感谢鼓励和支持过我的人。

张教立

2002年8月1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	(1)
---------	-------

·小说·

黑胖	(1)
耿奶	(10)
七月七	(16)
失盗之后	(27)
崎岖的山路	(40)
战友	(48)
库头	(61)
大机关里的小干部	(69)
任副部长的事	(83)
人在途中	(93)
兵与官	(101)
小镇半边天	(108)
春风小吃店	(117)
失落的星星	(127)

● 目录

举报信	(138)
老乡	(154)
我和拴柱	(163)
同学	(172)
汪会长轶事	(182)
重逢	(190)
老师	(200)
久病床前	(205)
星星讲的故事	(214)

· 散文 ·

米什恩印象	(216)
斐济纪行	(220)
西山秋韵	(223)
荆芥	(226)
爱护图书	(228)

黑 胖

我家乡这块地方，远离城市，交通不便，但是土沃水丰，旱涝保收，说句夸张的话，地里插根擗面杖，三天能开花结饺子。眼下正是深秋季节，大田里棉花喷银吐玉，玉米翠衣裹金，被秋风吹醉了的谷穗，低着沉甸甸的头，到处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。

“哟——”我正走着，从路边棉田里浮动着的草帽底下抛过来一个感叹词，“回来啦，大兄弟！”

尽管多年没有回家，但是一听声音，我就知道说话的是黑胖。我答应着，放下手里提着的东西，向他递过一支烟去，柔嫩的棉花枝条亲切地牵扯着我的衣襟，竟使我动不了身，黑胖见状笑了笑，连忙走几步迎出来，嘴里说着“不吸”，伸手把烟接了过去。

黑胖是我的近门叔伯哥，麻秆身材像是对自己名字的讽刺，瘦胳膊瘦腿瘦脑袋，只有一双眼睛“胖”得出奇，他把我拉到路旁树阴下，贪婪地吸了一口烟，审视的目光看着我说：“大兄弟，几年不见，你可是又发福了，现在是啥阶级？”

我知道他是问我的职务，就不情愿地告诉了他。

“好，又进步了，咱家里现在是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就想着在外边有脸面。听说北街老陈家大小子当了司令啦，你在外边好好干，也为咱祖上争口气。”

黑胖掐灭烟头，从棉花棵子里边拖出一辆自行车来，要送我

回家。我怕影响他干活，坚持要自己回去，黑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发家致富也不靠这一时半会儿。”不由分说，就把我的提包夹在了他的自行车后座上。

黑胖是个苦命人，12岁丧母辍学，在生产队里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混工分。那时候的农村，除了闲扯聊天，没有别的娱乐项目。劳动之余，他爱看一些随便找来的杂书，经常就着牲口屋的如豆灯光，一看就是一个通宵。夜里不好好睡觉，白天干活自然就没有精神，也不知有多少回，他嘴里淌着哈喇子，被生产队长揪着耳朵，从田埂下、垅沟里拖出来。

别看黑胖文化低，可吹起牛来，前三皇后五帝，云山雾罩，不比我们庄上小学的民办教师懂得少。尽管他吹牛有时吹得驴唇不对马嘴，但老乡们有时听不出来，也不去追究那么多。即使听黑胖胡吹乱侃，也比被干部们驱赶到打麦场上听会计读报纸有趣味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那一年，大伙看他嘴巴头子好使，就选举他当了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。不过，那年头吹牛招祸和吹牛得福的人一样多，黑胖还没有弄明白“宣传委员”是个什么官衔，就下了台，据说主要错误是“歪曲毛泽东思想”。在一次群众大会上，他竟然把一段“最高指示”念成了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主要是做文章……”后来被批斗了一场不说，还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整天和“黑五类”一起干重活。

一直到1972年的春天，我们家乡的老百姓才听说林彪带着一（叶）群老婆，坐着三架（叉）飞机，摔死在蒙古的什么汗。黑胖脑瓜转得快，连着往公社跑了好几趟，找到有关领导，声泪俱下，慷慨激昂，说林秃子迫害贫下中农，想扩大“黑五类”队伍，要求“平反”。公社一位姓何的干部对他说：“想平反？那要看你今后

的行动。”

记得是1974年冬天的一天，我从部队回家休假，听说黑胖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，便到他家去看他。

三间破草房已经住过黑胖家的三代人，斑驳的墙壁像是画着别人不懂的文字，记载着这个家庭的历史。一家人围着锅台正吃午饭，黑胖见我去了，慌得又是让板凳，又是端烟筐。环视四周，我想起了“家徒四壁”这个词。黑胖的儿子笋头还不满周岁，坐在锅灶门口的草窝里，瘦弱得像是喝凉水长大的，一双遗传得很好的眼睛大而无神。黑胖还是原来那样，嘴巴闲不住，端着饭碗，问我是不是全世界的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都害怕中国搞阶级斗争，要不然，为什么日本的“总统”亲自到中国来负荆请罪，美国向我们进贡那么多棵“尼克松”。

我看着黑胖那“身居陋室，心忧天下”的样子，又瞅瞅他家这顿午餐——半锅稀面汤，一碗咸萝卜条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苦笑着摇摇头，把笋头抱起来，掏给他一把奶糖，笋头连忙抓起一块，连纸塞进了嘴里。

黑胖可能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用筷子敲着碗边说：“大兄弟，咱现在这日子算是不错了，比起旧社会逃荒要饭，那真是天上掉地下，还得滚到路沟里。”他说着，夹起一块萝卜条塞进嘴里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贫困的圣洁，那个香甜的样子，饿死鬼见了，准能馋得活转过来。

“前几天，”黑胖接着说，“生产队长在群众大会上讲，大伙现在生活上有点清苦，队里要搜集点红薯干，做成粉丝到外边去换钱。我气得当时就顶他：‘苦点怎么啦，穷则思变嘛，对不对，富了才容易出修正主义。有一次，那广播匣子里说……’”

黑胖还要往下说，黑胖嫂用一个外人不易觉察的眼神剪断

了他的话。黑胖“嘿嘿”一笑，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对啦，你现在是军官了，大道理比我懂得多。”

我指了指空荡荡的院子对他讲：“你自己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嘛，比如……”

黑胖连忙摆手：“那可不行，去年你嫂子从她娘家要了几只小鸡想养着，住在咱庄的工作组组长老何说，那是‘资本主义尾巴’，我就全宰了。咱琢磨着也是的，人人都像电影里的张金发那样发家致富，集体的事还干不干，社会主义还……”

黑胖嫂一声干咳，为他没说完的话圈了句号。

黑胖放下饭碗，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，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。“前几年，我政治学习不积极，思想没跟上形势，说话爱走火，还是人家老何说的对呀，农民不能光知道种地，还要会搞阶级斗争，你看……”黑胖说着，用手指了指屋子里正面墙上。

我站起来，走到跟前一一看，见到被烟火熏黑的泥巴墙上，黄糊糊一片，原来是粘着的几张旧报纸，上边有“两报一刊”的社论，有“梁效”的文章。报纸上的字迹本来就已经模糊不清，苍蝇帮忙在上边又画了许多莫明其妙的标点符号。报纸上方中央一条退了色的红纸上，歪歪扭扭地写着四个大字：“学习园地”。旁边还贴着一张“心得体会”。瞧黑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好像那上边不是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几句话，而是又一篇《共产党宣言》问世。看到这不伦不类的布置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

我归队后，从家中的来信中了解到，工作组老何很欣赏黑胖的“家庭革命化”，并推荐他当了生产队长，还让他在公社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。黑胖写的诗《贫下中农斗志高，狠批孔丘老杂毛》，让俺村小学的老师修改后，在公社广播站广播了好几遍。

黑胖成了典型,当了队长,整天乐得屁颠屁颠的,连姓啥名谁都差点忘了。我家的隔墙邻居老耿爷喂了一头六七十斤重的克朗猪,因为圈门没关好,跑到了生产队的庄稼地里,被黑胖撞见,一耙钩筑了三个血窟窿,死在河滩的芦苇丛里,过了两天才找到,气得老头差点儿跟猪一起去了。我妈养了三只宝贝蛋似的老母鸡,吃了黑胖撒在麦地边上的药谷子,一对半送了命,黑胖在群众大会上还以大义灭亲的姿态把老太太批了一顿:“有的人就是目光短浅,鸡屁股眼里能抠出共产主义来吗?”

1979年春天,我又休假在家。一天凌晨,睡梦中被嘈杂的人声吵醒,弟弟二胜慌里慌张地从外边跑进屋里来告诉我:“快去看吧,黑胖跳河了!”

我跟着二胜,气喘吁吁地挤进人群,见到黑胖已经被人救上来。他被两个人架着,面色蜡黄,嘴唇青紫,浑身哆嗦着,牙齿咯咯作响,像是在拍发一份内容凄惨的电报。过了好一会儿,才抽抽咽咽地哭出声音来:“河哇,你个孬孙,你咋不……不让我死啊,你养活不了人,还……还养活不了鬼吗,河哇,你个孬孙……”

原来,黑胖这朵“墙外红花”有了名气之后,像老耿爷说的“别看外边的人把他吹得像小磨香油一样,可在自己家里,臭得狗都不闻。”1975年秋天,黑胖作为先进社队的代表,到大寨取了一趟“经”回来,变得更加积极,天不亮就用钟声把社员们从被窝里拽出来,驱赶到地里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。大批判的黑板报立在地头上,学大寨的标语牌插在田中央。可是折腾了几年,我们村不仅没有安上自动喷灌,也没有盖上排房。由于水源不足,挖沟修渠白白毁了不少好地。“海绵田”没整成,长得正旺的泡桐树也刨了个精光。贫穷好像故意捉弄人一样,赖在每家各户的茅草屋里不走,把人们肚皮上的腰带越抽越紧。村里几个会点儿小手艺的棒劳力,头一天晚上还在会场上扯着鼾声为黑胖的

宏伟规划“唱赞歌”，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踪影。“车轱辘是歪的响，甭听黑胖整天吹乎得怪有劲，难把大伙领到正道上。能走的都走吧，出去多少抓挠几个钱，就比在家挨饿强。”老耿爷这样劝人们。

黑胖嫂是个淳厚朴实的农家女，只是长得丑，个子低，当初介绍给黑胖时，黑胖还不同意，结果被他爹臭骂一顿：“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性，浑身上下连皮带肉不够夹个烧饼，还想找个啥样的？常言道，丑妻近地家中宝，好看的脸蛋能当馍吃，还是能当袄穿？”黑胖不敢违抗父命，只好点了头。结婚后，黑胖见媳妇田间劳作、操持家务都是一把好手，邻里乡亲没有不夸的，也就慢慢地消了怨气。

黑胖自从当了队长、成了典型之后，黑胖嫂逐渐发现，一向爱说爱笑的丈夫就像做了一次整容手术，整天横眉竖眼，脸皮绷得紧紧的，像是谁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，连小孩子见了他都吓得绕着走，心里非常不安，暗地里也不知劝过他多少回。跟着黑胖过日子，喝稀汤，吃红薯，她毫无怨言，让乡亲们戳脊梁骨、说闲话，她受不了。

对媳妇的规劝，黑胖起初还哼哼哈哈地应承几声，时间一长就不耐烦了，始则恶语辱骂，继而拳脚相加，嫌她絮叨、落后，不配当干部家属。黑胖嫂的娘家离我们村只有几里地，知道闺女在这边受委屈，也来人和黑胖论过几回理，可是方话难入圆耳朵，他哪里听得进去。

1978年冬天，工作组的人撤回公社，黑胖的生产队长也被改选掉了。春节过罢没几天，黑胖嫂她娘家来了一辆架子车，连闺女带外甥一块拉了回去。社员们气愤黑胖以前只知道跟着老何跑，屎壳郎捧着屁哄哄，当模范，做典型，把大伙坑得不轻，干活时谁也不愿意答理他。黑胖他爹给生产队看菜园，自己在菜

园里支锅做饭吃，十天半月不回一趟家。黑胖在外边吃够了没趣，回到家里又冷冷清清，开始几天干活、吃饭、睡觉，进门一把火，关门一把锁，三个饱一个倒，也算得上是轻松自在，时间长了才尝到了孤独的滋味。这天傍晚，他早早地喝罢了汤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把帽檐压得低低的，去老丈人家请老婆孩子回家来。

黑胖嫂是个软心肠，与黑胖那条窄窄的怨隙，早已被流逝的时光填平。她想着黑胖一个人在家，日子不会有多好过，住在娘家整天梦魂不安，茶饭无心。这一天见男人过来了，心里想跟他回去，又怕娘家人说她没骨气，为难得躲在屋里只是呜呜地哭。黑胖自知理亏，对着老丈人一家人，一个劲儿地赔情道歉，句句话都像在蜜罐里泡了半个月刚捞出来。老两口对女婿倒是没说什么，大舅子、小姨子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硬邦邦、冷冰冰的话，能把黑胖的耳朵磨出血来。黑胖到丈人家去了大约两个小时，被数落挖苦了差不多俩钟头。他一个人对着将落的日头去，一个人又对着初升的月亮回。路过村西菜园里，本来想寻求点安慰，反遭老爹一顿骂。他拖着自己淡淡的影子，蹣跚到村头小桥上，靠着水泥栏杆哭了好一阵子，思前想后，一狠心，“咚”的一声……

我们村前的这条小河，夏天流量就不是很大，冬春季节河槽里只剩下玉带似的一条水，桥下游那方用来储水的碧潭，当时顶多也只有五六尺深。黑胖算不上会游泳，可是，潭水一没了脖子，求生的本能就顽强地拒绝执行他当初的意志，把他小时候学过但已经淡忘了的那几招“狗刨”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当他拉着老耿爷的粪叉爬上岸来时，只是灌了一肚子脏水，冻得够呛。

离家归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耳边总是时不时地响起黑胖那悲戚的哭声。

黑胖用自行车推着我的提包，一直把我送到家里。黑胖走